

第二十八回 棗核釘再搶素娥

〔先聲胡搗練〕調

詞曰：

驚鴛鴦身固藏，怎知梟集又鴟張。雙爪攫擒春補裏，從今何日醒黃梁。

趙憚思被洪猛嚇出大病一場，幾乎送命，近日纔好，胡彪來問候。趙憚思說：“棗核釘，你還是真同我相好還是假同我相好？若是假相好，你辦五個美人，實在教我心花兒都開了。若是真相好，我吃你的虧不少，第一次遇著童昆，打得我龜走驚跑。第二次遇著蔡飛，即被一頓惡打，又仰視雲端二美，看得吃不得。第三次遇著金龍，嚇得我魂飛魄散。第四次遇著那個怪物，也不知是神也不知是鬼，我到今日還未知曾嚇死是沒有嚇死。”棗核釘說：“大爺，這都是你姻緣不湊巧。事要尋出個起禍根苗。我還去把陳素娥找來替你消遣何如？”趙憚思說：“好極了。”棗核釘說：“這事容易，只要兩、三人去就拈來了。我們去搶，你在家裏就鋪好床褥，當搶到家就行事，不要再生別故。”棗核釘帶了人，走到陳奶奶家，不由分說，搶著素娥就走。陳奶奶在後喊叫，旁人不敢多嘴。棗核釘說：“陳素娥，你今日沒處去了。”素娥大哭，一路行來不提。

趙憚思在家收拾房屋，預備成親。早有丫頭秋蘭報知嚴氏大奶奶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人說是醋缸，他真是個醋缸。索興標致，吃些醋還可，又奇丑奇陋，他的皮膚粗黑，搽了粉好是慘蕎麥面。痘風眼邊紅疤裏不時滴水。塌鼻子說話都不清楚。臉上扯麻子、拉麻子，通身一個整麻子。一張臭嘴，隔一丈遠就聞得臭了。一雙腳九寸長，妝了小腳，後跟拖了個大鴨蛋。只有一雙打老公手卻生得利害。聽秋蘭這句話，氣沖牛斗，叫：“秋蘭，捧了紅漆棒頭，隨我到小烏龜那邊去！”事有湊巧，棗核釘送素娥進來，大奶奶到了，看見素娥這等標致，羞慚更起妒心，罵棗核釘說：“你好大膽，瞞著我引誘小烏龜做這等事！”趙憚思聽得大奶奶來，嚇得一盒子抖，一盒子戰。奶奶說：“小烏龜出來，跪在中間。我大奶奶也不過丑，難道就不中你這小烏龜意麼？秋蘭取捧頭來。”趙憚思跪在地下磕頭說：“活觀音菩薩，饒我小烏龜罷。”奶奶說：“你是願打願罰？”趙憚思說：“願罰。”奶奶說：“就罰他跪一夜。”叫：“棗核釘，你要願打就送你到仁和縣打五十板。願罰就罰你把天井裏這堆狗屎吃下去。”棗核釘心裏說：“趙憚思怕老婆是該的。我胡彪也是個生員，怎麼怕這個惡婆娘？有個緣故，他是嚴高的孫女，世蕃的女兒。我若違拗他，他只要一句就把我家老胡子的兵部侍郎、總督軍務都勾掉了。只好忍氣吞聲，把狗屎拈起來兩下去罷。”棗核釘吃了狗屎，嚴氏大笑，笑得痘風眼裏淚直淌，說：“饒你們罷。”叫：“秋蘭捧了棒頭，帶著這女子到我房裏來。”素娥自哭了一夜。

次日，嚴氏起來說：“這丫頭收在我房裏頂好，但我一時要小烏龜到房裏來走走，設若瞞著我與丫頭偷個嘴，要惹我大奶奶又要作氣。”叫：“趙雄，到街上尋個破落戶賞了他去，省得在家中看守他。”趙雄領著去了。不一會，帶了那破落戶李蠻牛進來磕了嚴氏頭，嚴氏說：“你是李蠻牛麼？我這裏有個丫頭賞你帶去。”李蠻牛叩謝，帶了素娥出去，來到自己家中，忽然動了壞念頭，說：“我自家一身一口還養活不來，那裏禁得起又添個老婆吃飯？為今之計，騙他到院子裏去，賣出些銀錢，做做賭本。與其得美貌嬌妻，不若多得幾兩銀子受用。”此時李蠻牛虛情假意，問道：“小娘子，你是那裏人？”素娥將前事說了一遍。李蠻牛說：“有這等可惡的事。我送你回去。”素娥說：“大叔送我回家就是大恩人了。”便跪在地下磕頭。李蠻牛說：“我去僱轎。”說著轎子到了，請素娥上轎。素娥不知奸計，抬到桃花院門頭。李蠻牛走到轎前說：“小娘子，轎夫抬乏了，頓下來歇歇。我即刻就來。”李蠻牛走到院內，尋到院頭，講明身價，兌了銀子出來。把素娥抬進院去，素娥方知是奸計，大哭起來。院媽兒說：“女兒子你在院內替我尋些銀子，我就把你認做親生女了。”素娥說：“那是萬萬不能的噯。”媽兒說：“看你往哪裏飛？”此時人哄講說：“桃花院裏買了個出色姑娘。”一個傳十個，十個傳百個。

那棗核釘是個下流不堪的東西，聽得這話，就帶了五十兩銀子到院交與媽兒，媽兒來向素娥說：“你不依我，我就打你。”素娥說：“就打死我也是不從的。”媽兒走出來說：“胡大爺，你硬到裏邊，他何敢不從？”棗核釘進來看見陳素娥說：“原來是你，怎樣到這裏來的？如今也沒有童昆來救你了，也沒有趙大奶奶來護你了。我那狗屎吃在肚裏，到今日見你又回過味來了。”素娥看見棗核釘，心中恨極。忽然想道：“今日也是沒命了，與其徒死，不如假裝從他，房中將狗才刺死以泄我忿。”因笑向說道：“胡大爺，事到其間，也是與大爺有緣。只得順從了。”棗核釘說：“這纔是的。”吩咐：“媽兒備酒席。今晚替素娥纏頭。多買好酒來與我胡大爺開心。”素娥又暗想道：“只是手無寸鐵，如何刺得死這狗才？”讀者至此亦費躊躇，然素娥是個極聰明人，豈有想不出妙計來之理？

且說他自西湖被搶之後，刻刻防身，衣服處處密縫。他就在這件事上想出奇計。因笑向媽兒說：“我今依你，從胡大爺只是我周身衣服縫得緊緊，晚間脫不下來。須得剪子拆開纔好。”媽兒說：“乖兒子，你既依我，沒說要剪子，就是要刀也是有的。”隨即到前面取了剪子，交素娥收好。媽兒辦酒席去了剛到黃昏時分，酒席捧來，上好暖酒，素娥執壺，棗核釘快活極了，放量痛飲。已有九分醉，素娥說：“敬大爺一大碗，這叫做齊眉酒，是要討吉利的。”棗核釘大笑，站起身來，接著大碗說：“我愛小娘子，小娘子也愛我。”把一大碗酒一口氣吃下去，就撐持不住，跌倒在地。

素娥說：“此時不動手等待何時？”就取了那把快剪子，望棗核釘刺來。這素娥是文弱女子，那裏會殺人？剪子雖拿在手中，渾身都抖起來。頭一剪子戳在棗核釘腮上，棗核釘大叫一聲，用手捫著傷痕。第二剪戳在他大腿上，棗核釘又叫一聲酒醉爬不起來，還在地下亂滾。素娥欲要三戳，全無力氣，也就跌倒了。

媽兒聽得後面喊叫，連忙趕來，推開房門，走進來看見他們兩人都跌倒在地，鮮血淋漓，嚇得魂都沒有，說：“陳素娥，你不做生意也就罷了，怎麼殺死嫖客，沖我家了。”素娥雖跌倒，心裏明白，說：“殺人償命，斷不連累你院中。”媽兒來看棗核釘，說：“造化，造化！雖受剪傷，尚不在制命穴道。”棗核釘被這兩戳，酒也醒了一大半，喊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婊子殺嫖客，千古未有的奇事！媽兒快送信我家，抬到仁和縣驗傷，把這賤人剝他萬刀。”頃刻胡家人就把棗核釘抬去報案了。

